

自己部隊，則制止戰鬪的命令一晝夜可以傳到。這樣傳令，古今中外大小戰爭都不會有過。

當夜他們竟循此路線進行。據冰弦回轉來時說，一路上寒風拂面，星影微茫，那阡陌連綿中，罂粟花燦爛如錦。設使此花非毒物，或者人們不取此自戕，那麼罂粟誠爲極美的欣賞植物云。冰弦這話是在總部小宴會席上說的，一面太息自愛如粵軍，猶且不免包庇種煙，其他軍隊可想而知，真真作孽了。老總裝做聽不見，左右顧而言他，却激起一位財政局長憤憤道：你們是理論家，我們是現實主義者。老實說，若少了幾文煙稅，這一頓飯也不知怎樣弄得來，還想革甚麼鳥命嗎？冰弦也愈動真氣，抗聲道：太丟人啦，這樣子的革命，不革也就罷了……大家戴着尷尬的面孔而散。

類此的接觸日多，心中的牴牾不止一回表露出面，冰弦早就覺得太沒有基礎的企圖，近乎夢裏作事。老總自謂有廿一世紀的頭腦，縱然不錯，孤禿一個頭腦又中何用？由陳炯明這個人，可以見得出凡居領袖地位的，都犯着一個絕大的錯誤，就是過於迷信權力，以爲權力在手的，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把二十世紀的世界明天變成二十一世紀的也可以。殊不知你所想幹的，正好使一班人成爲淮南鷄犬。那麼這班人就樂於捧成功你的領袖地位，惟恐你的權力不夠大。若果你所想幹的利益只在大衆，而在他們，你的領袖權威馬上等於肥皂泡子了。冰弦有一回滿懷悵觸，曾誠誠懇懇勸陳氏自動把甚麼鳥總司令丟進垃圾桶，自己宣告

回復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經經幹社會工作，其影響於人心更大。陳氏答說，我最看不起只能獨善其身的君子，好人有餘，成事不足，我倒反過來勸你努力期成一個總司令，不要好人偏放棄權力，讓壞蛋予取予求，世事原來多半是秀才弄糟的……

自是，冰弦意興蕭索，他們整日整夜忙着回老家去，他全然不感興趣，少所與聞。陳氏與李厚基信使往還，商決粵軍開拔後，將閩南全區移交接管的條件，其中一項是將教育局全部人員陞級填充省教育廳。冰弦却先悄悄回粵，連家屬也沒有帶走。

內戰又發作了，粵軍由漳屬雲霄、詔安、上杭、永定諸縣攻下粵東的潮梅，打到惠州，給飛鵝嶺桂軍一尊大砲止住，進程延滯了兩個月。

陡然一日，廣州警備部一個職員走告冰弦，說有密令逮捕。這朋友不由分說，拖起就走，送上廣九火車，囑安居香港且聽下回分解。冰弦拖着一個悶葫蘆，獨個兒關在旅社中，每日黃昏踱到西環太白樓露天茶座喝兩碗茶，入夜進高陞戲園看小旦李雪芳演平劇化的粵劇，一連十多天過的都是這般生活。原來駐石龍桂軍拘獲一人，搜出有陳炯明致冰弦親筆信，請策動廣州水電交通工人內應，這一亂子險些不會送掉一條性命。

胡展堂那時亦幽居島上，冰弦偶或過從，閒談中每臧否人物。展堂以爲方今革命大業，寄託在孫、陳，而這兩個人却各有特別長處。他平素歡喜說俏皮的道地廣東話，這時亦用純

粹的廣東話來批評；他給孫先生三個字的考語：狼，大，快。狼的意思是肯冒險，大是顧遠大不顧近小，快則斬釘截鐵不作猶豫。給陳炯明三個字的考語：勤，緊，韌。這不用解釋，字面已夠明白。誠然，狼大快配合勤緊韌，天下事不足爲了。這階段，識者都認定孫、陳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後此偏偏大分特分，這也許是中國的運氣使然。

俄使更番迭至

歸自閩南的粵軍沿東江作戰數月，卒入穗垣，中山先生即從上海來，結束了七總裁的軍政府，一變而爲大元帥府。粵軍乘桴泝西江入桂，底定廣西。陳競存任陸軍部長，領粵桂軍，兼廣東省長，一手捏着四個大印，烜赫不可一世。省長職陳擬畀汪精衛。汪稱昔年與張溥泉在北京倡組之六不會，不作官吏爲信條之一，不願背棄信約，便連教育廳長也不肯做。扭扭捏捏只擔任廣東教育會會長。梁冰弦力促競存仍請陳獨秀來管教育。

代表第三國際留在上海的斯脫洛米斯基奉召回去，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來滬，與獨秀等籌劃解散社會主義者同盟，逕行組織共產黨。獨秀以力量在華南，而華南分子向不同意，有待於說服。倭挺斯基忙於在滬設俄文日報。乃又委一俄人名敏諾的，和一個美國青年共產黨

員名波爾西的任議員，同至廣州。敏諾老成而和藹，他的太太很活潑。波爾西純然美國質分，稅居東山，與同盟諸人週旋甚洽。反謂布爾什維克黨人枯燥僵板，不如中國社會主義者羣，溫良而豁達。波爾西也說，華北人士與俄人性氣還不至十分格格不入，華南人士則大相逕庭了。敏諾於華南區同盟工作大感興趣，尤其是粵中的勞動運動。在他眼中，機器工會為領袖工會，其規模在歐美也不多見。波爾西興奮地搜求這一工人組織的由來沿革，著為紀錄作報告材料。他聽說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蘇俄十月革命前數年，只七八個覺悟的機器工匠和機器廠員司，賃一幢小屋，設一小小俱樂部，每晚工餘集合，由梁冰弦、劉石心、區聲白、黃尊生等，輪流出席，講解克魯泡特金所著麵包略取，工廠與田莊，告少年諸書，又系統地講授社會主義史，歐美勞動運動史，各國採行勞動立法、勞動保險等社會政策概況，孫先生的民生主義真諦等。這七八個人，漸漸號召羣工，領導進行組織工會。始而數十人，瞬而數百人。經一年後，達數萬人，支分會遍東西江以至南洋羣島，為一有靈魂有生命的組織體。波爾西寫得詳詳細細，然後近兩年間由華南區同盟分子提挈指導組成的四十多個各行業工會的內容也給他備述無遺。在莫斯科看來，這個赴華工作的黨員，成績良堪贊美。

敏諾順帶有一宗使命：那時蘇俄特設塔斯通訊社，向世界傳佈新蘇維埃國家政情。可是自唱自聽，就在中國自北向南便設有一家報紙採用它無條件贈與的電訊。敏諾再三請求華南

南同人設設法。當時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皆由北大畢業歸，企圖競選省參議員，辦「羣報」來自我介紹。公博願以羣報作爲華南同盟準機關報，條件爲由冰弦向競存取得每月津貼二千元。同時羣報選登塔斯電訊，喜得敏諾每週將報紙，彙寄莫斯科來充實他的工作報告。

敏諾經常要波爾西將羣報言論譯成俄文給他看。他常常問你們組織了許多工會，但並不教導工人從事鬭爭，然則要他們幹甚麼？他所得的答話是：正是要他們從事鬭爭，與國家的貧窮鬭爭，與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鬭爭。但根本要明白，這裏的勞動運動是教育性多於政治性的，這裏的領導者們認爲現階段應該如此。大抵敏諾來了半年所親聞此間同人的論調，所親見此間同人的態度，歸納起此間同人的堅決主張，必一字一句的向上海倭挺斯基報告，這是他的職責應爾。

華北華中大約佈置好了，陳獨秀終於南來，會商於競存之後，不要教育廳，要設教育委員會，他就充當委員長。他們要找梁冰弦，梁却靜悄悄地在廣三鐵路局當一名月薪不滿百元但無責任的小職員，爲的是那裏有一所郊外優美的房子，有利於讀書寫作。其時歐美報章雜誌關於蘇俄的報導和評論，漸來漸多。中斷了七年的民聲期刊在穗復版，搬來不少這些材料。陳獨秀們深致不滿，他便刊行一個週刊叫「嚮導」去發表他的主張。

悶謎揭曉

「嚮導」爲陳獨秀開創共產黨諸前奏曲中最嘹喨的。它力誣蒲魯東派社會主義者爲空想家，爲烏托邦派；它推尊辯證唯物論；它辯護無產階級專政爲保障革命政權所必要；總之，這一時期的陳氏是一面倒的。獨有一點，他不同意毛澤東等中國革命力量在農民培植起來的主張；他以爲農村是受都市支配的，只要都市工人恢張革命意識就行了。毛澤東則大有「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之概，固執己見，所以那時候毛自在家鄉向種田人說教。

吳稚老得陳競存的贊助，達成了「海外大學」的夙願。在法國里昂部署中法大學就緒，回國招選學生。廣東學額一百名，各省六十名。入彀的英髦，大抵粵籍的蒲魯東信徒居多。各省籍的則馬克斯信徒爲多。到了里昂，那海外養宮又成了兩派對峙之一局。粵中所得報告，謂中法大學而外，由於李石曾先生號召而去的勤工儉學生達三四千人。第一次大戰時，段祺瑞宣告中國參戰後應召而去的冀魯豫籍華工十五萬人，爲馬教信徒運動的大好對象，中共基礎可以說大部分由法國造起。

大元帥覺得這名義只有軍事的意味，缺乏政治的意味，要改作大總統，陳競存老大不高

興，孫先生率其「狼，大，快」的本性，說到做到，自讓給了袁世凱以來的元首地位至此復續。這未始非由於蘇俄革命的刺激情緒因而愈發緊張之故。孫幕下廖仲愷氏最主親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非率爾操觚之作，實在經長期醞釀方才揭佈的。

敏諾曾由同人介見陳競存，問及前此特來漳州的V氏，敏諾茫然不知道有過那回事。V氏一去逾年，了無音耗，這一個悶謎，誰也猜不着。此時競存還念念在閩之所企圖，示意冰弦重複相機行事。冰弦洞窺陳獨秀已有主張，非復在閩南小王國那麼單純。猶之駕駛一部汽車，從前在鄉村公路上可以任意疾馳，這時候在都市馬路上須得左顧右盼了。

那戲劇化的「地下外交」為甚麼成了個悶謎，無意中得着揭曉。

倭挺斯基在滬，敏諾在粵，帶着同床異夢的神氣與同盟分子工作着，第三國際要召開各國代表會議。中國還未有依樣葫蘆的共產黨正正經經成立起來，無從遣派代表，而倭、敏二人以為中國非參加不可。大抵是陳獨秀出的主意，中國權宜用社會主義者同盟名義出代表一人，三數個領袖工會合推代表一人，先行及期赴會，總比大會缺少了中國出席為好。倭氏將此辦法電第三國際請示，復電許可，於是同盟推定了黃超海，工會方面不知怎的捧出一員女將，是晚清光緒宣統年間廣州赫赫有名的維新女志士，芳名黃璧魂（後此孫陳分裂，黃在陳部工作，給孫部拿着槍殺）。男女二黃，外面看來想像母子，携手向赤都莫斯科去。

超海亦自有心要探索V氏究竟，然而赤都中茫茫人海，摸不出頭緒。忽一日，路遇一人，是清末廣東陸軍中學校長辛亥被舉為廣東參都督而不曾就職的黃士龍。此老不仕孫，不仕袁，韜晦多年，慕蘇俄新空氣，獨個兒特來觀光。寒暄後，率問去年V氏赴漳州可有結論，超海一愣，告以大略，士龍這才道出始末。據說，V在帝俄為高級軍官，與列寧私交甚厚，革命後因怨仇很多，列寧也不能過分卵翼，勸令向國外工作。V因有舊識布魯威在津作引，乃決赴華。這裏他的好友得過他的信，說很有收穫，快要回來了。後些時，當局忽接赤塔駐軍電告，說V歸途行至伯力累病死了，經就地埋葬。當局沒有甚麼懷疑究問，他的友好却知道伯力駐軍某長官，一二十年來與V有極大仇隙，V由黑龍江之海蘭泡道出赤塔，將由西伯利亞鐵道以歸，很可能在伯力遭害。這傳疑不得佐證的事，只好據以解釋我們迷悶了一年的啞謎了。

思想的白刃戰

獨秀領導教育委員會，於省教育很少措施，精神悉注於肚子裏計劃的實現，筆墨官司亦忙個不了。羣報已漸變成獨秀專有，與「嚮導」齊唱馬克斯神曲，他所吸引來的學生則日

向青年展開實際運動，造成了他那一方有利的形勢後，便伺機與浦魯東派宣戰。

蒲派根本否定權力，尤其疾惡政治的權力。許多人誤認爲與幾千年存在着的道家哲學同其消極；實則此輩最熱烈作積極的社會運動，毋寧是托爾斯泰的無抵抗與甘地的不合作精神爲多。受了獨秀先生的啓示而磨拳擦掌的青年，恭上蒲派份子一個尊號叫作「躲在老婆房間讀紅樓夢的社會革命者」，這代表了一般的諷刺和輕藐。

馬教信徒再不能容忍的是當時幾十個富有力量的工會，流行着一句格言道：「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要來擁護自己而不是擁護任何權力」。這使得溫和而比較有理智的敏諾先生也生氣了。他大叫：「反了反了，我們巴巴的到中國來，自己掌了嘴巴然後投降，怎能夠再混下去呢！」。

倭挺斯基也更惱了，非御駕親征不可。於是一口氣由上海奔來，費了一週工夫，在他的「行轅」裏聽取報告，檢討一切，然後發下一度命令給他的「屬員」，着通知同人某日舉行會議。到那一天，華南區同盟半公開的辦事處作爲會議廳，負有任務的各人都齊集，惟陳獨秀預日托故離開廣州作短程旅行，避不出席。敏諾和波爾西陪同倭挺斯基到會。入座後，倭打開公文袋，檢出一帙十四張紙用英文打字的講稿，抑揚頓挫地宣讀，讀了五十分鐘，住了聲，坐下來聽候大家辯論。倭的講詞，前半是馬克斯哲學，列寧的革命方法。照他說來是放

之六合而皆準的。後半譴責中國自由社會主義者，既與蘇俄革命工作者表面合作，骨子裏却百分之百爲安那其，故思想，言論和行動無往而不相抵觸。結論提出兩點：自由社會主義者放棄成見，絕對從同馬列主義者，不然則解散組織，各行其是，這邊沒有準備一個字書面的，只臨時一二人口頭申說。話是這樣的：中國自由社會主義者，早在蘇俄革命前二十年而存在，而工作；二十年來，全中國裏也未有過一個其他學派的社會主義者（民元二年有過江亢虎的社會黨，那只是拾取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牙慧）。如今所謂的合作，好比行路自廣州出發，我們目的地是北京，你們目的地是遼寧，則天津以下無妨携手同行。滑稽點說，我們以爲行路用雙腳，你們以爲應用屁股，那就確不能同一路走了，好吧，反正我們前此二十年，後此再若干年，卑之無高論，實實在在是以最崇高的理想貫澈於社會教育而已。你們則要打搶刦殺爭奪政權的。我們今日才覺醒了前趨方向既相同，則大半截路程，不妨結伴同行這迷夢。就此分手吧，再會。

辯論的時候，嚴肅而緊張，獲得決議後，來一頓豐富的茶點，大家談風景，談文藝，談美術，談女人，掉換過和樂的氣氛，沒有一絲兒的悻悻。

回想一八六九以後數年間，巴枯寧與馬克斯的理論鬭爭和實際鬭爭，始於倫敦轉於日內瓦的國際勞工大會，即爲自由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分水嶺，至一八七三年從海牙會議